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鈔文簡編

(三)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三)

吳會祺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萬有文庫

種一千集一第

王雲編纂者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三冊目錄

卷五

論辨類

解

獲麟解 韓 愈

命解 李 翱

復讎解 王安石

釋

釋左傳 魏 禱

考

郡縣考 姚 鼐

原

原道 韓 愈

原性 韓 愈

原毀 韓 愈

原鬼 韓 愈 一九

原人 韓 愈 一〇

原十六衛 杜 牧 一〇

原過 王安石 一二

原君 黃宗羲 一二

原臣 黃宗羲 一二

原士 袁 枷 一五

原才 曾國藩 一六

對問

對禹問 韓 愈 一七

愚谿對 柳宗元 一八

廣陵對 汪 中 一九

書

復性書上篇 李 翩 一三

復性書中篇 李 翩 一五

復性書下篇 李 翩 一八

權書四首 蘇洵

二九

槎客喻 羅隱

三四

喻

言

罪言 杜牧

三四

賣柑者言 劉基

三六

語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三七

錄二叟語 何耕

三七

設浴口語 黃庭堅

三九

旨

奔旨 班固

三九

達旨 崔駰

四〇

訣

養生辯疑訣 施肩吾

四二

附錄

申鑒大略	荀悅	四三
錢本草	張說	四四
惡圓	元結	四五
惡曲	元結	四五
鞭賈	柳宗元	四六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四七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四七
責和氏璧	劉敞	四七
觀漁	梅曾亮	四九

卷六

序跋類

序一

毛詩序

卜商

四九

尙書序

孔安國

五〇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五一

史記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六四
史記游俠列傳序	司馬遷	六五
史記儒林列傳序	司馬遷	六六
戰國策序	劉向	六八
漢書貨殖傳序	班固	七〇
漢書游俠傳序	班固	七一
漢書循吏傳序	班固	七二
漢書儒林傳序	班固	七三
漢書外戚傳序	班固	七五
說文序	許慎	七六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七八
思歸引序	石崇	八一
豪士賦序	陸機	八一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八二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融	八四
王文憲集序	任昉	八六

陶淵明集序	蕭統	八九
昭明太子集序	劉孝綽	九〇
玉臺新詠序	徐陵	九一
帝範序	唐太宗	九二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九三
敍宅經	呂才	九四
敍祿命	呂才	九五
敍葬書	呂才	九六
自敍	劉子元	九八
許國文憲公蘇頤文集序	韓休	一〇一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一〇三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一〇四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五

論辨類

解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命解 李翹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

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復讎解 王安石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讎其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論辨類

釋

釋左傳 魏 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且肆必敗敏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爲仁不以佷佷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獸困則鬪民困則叛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多藏厚亡故掊斂黷貨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有相故復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匈匈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愬而不止必敗蠭蠭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餗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疏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翳賢德蔑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己而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

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蔥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立於劇驂擗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則必興

論辨類

考

郡縣考 姚鼐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遠地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有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穀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

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論辨類

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爲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分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巍巍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